



王干主编

泡在酒里的老头儿

汪曾祺酒事广记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雅俗文野在他身上得到高度和谐的统一。



金实秋一著

广陵书社

海外



王千主编

泡在酒里的老头儿

汪曾祺酒事广记

金实秋一著



一筆寫易又秋風
丙子年十月
金實秋題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酒事广记 / 金实秋著
— 扬州：广陵书社，2017.4
(回望汪曾祺 / 王干主编)
ISBN 978-7-5554-0742-3

I. ①泡… II. ①金… III. ①汪曾祺(1920-1997)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6193号

书 名	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酒事广记		
著 者	金实秋		
责任编辑	胡 珍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4-0742-3		
定 价	52.00 元		

前 言

“回望汪曾祺”丛书的《夜读汪曾祺》《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汪曾祺诗词选评》《汪曾祺论沈从文》《我们的汪曾祺》前五种出版后，得到了广大“汪迷”和读者朋友的肯定和喜爱，作为汪老家乡的出版社，我们深感荣幸，也深受鼓舞。今年是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位“被遮蔽的大师”，在汪曾祺长子汪朗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丛书主编王干先生的积极运筹和诸位作者的精心编撰，我们得以再次奉献九种“回望”系列，包括金实秋创作的《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酒事广记》、庞余亮选编的《汪味小说选》、陈武选编的《林斤澜谈汪曾祺》、王树兴选编的《高邮人写汪曾祺》、陈武创作的《读汪小札》等五种，以及由汪曾祺研究专家徐强按地域重新选编的汪老作品：《梦里频年记故踪：汪曾祺地域文集·高邮卷》《笳吹弦诵有余音：汪曾祺地域文集·昆明卷》《岂惯京华十丈尘：汪曾祺地域文集·北京卷》《雾

湿葡萄波尔多：汪曾祺地域文集·张家口卷》四种。

汪曾祺先生作品已成为读者心目中百读不厌的经典，对于汪先生作品的探究也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显学。

“回望汪曾祺”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丛书，我们还将陆续推出新的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向一代文学大师和扬州乡贤致敬，同时也恳请广大作者和读者不吝指教。

广陵书社编辑部

2017年4月

“但得酒中趣，饮者留其名”的文狐

(代序)

老友金实秋嘱我为他的新著《汪曾祺酒事广记》写一个序，我欣然允诺，一是因为汪曾祺是我喜欢的一个有趣味的作家，二是因为此书专写汪曾祺的饮酒，我权当引吭高歌“饮酒诗”了。

在中国 20 世纪作家当中，活得最洒脱的恐怕就要数汪曾祺了，无论历经朝代兴盛与衰败，还是人生荣华与坎坷，他都是为自己人生的乐趣而活着，一切皆是浮云，唯有醉在自我的生活之中，他才能把灵魂寄托在芸芸众生的人生烦恼之上，只取人生快乐之饮。他并非魏晋文人与酒的关系，出世则是为了入世，汪曾祺的酒皆与出世入世无关，酒是他的温柔之乡，汪曾祺是注定要活在酒乡里的，他是无酒不成书的作家。亦如他说老人有三乐：“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无事可做。”宁可数日无饭，不可一日无酒，当然下酒菜是要有的，所以为饮酒而做得一手好菜，这也许就是所谓酒仙的日子。

书中收集了许多汪曾祺饮酒的趣闻轶事，从中足可见出一个文人的心性，所谓酒品见人品，便是哲言。

家人说：“有一次只剩老头一人在家，半夜回家一看，老头在卫生间里睡着了，满屋酒味。”古谚道“一人不喝酒”，喝酒就是需要找一个倾诉对象进行宣泄的，所以，一般都是寻找与自己最密切的朋友喝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而独饮者却只有三种人：一是酒精依赖者，二是孤傲者，三是前二者兼而有之者。汪曾祺是哪一种类型的饮酒者呢？读者诸君从此书中自己寻觅答案吧。不过从其子王朝在《我们的爸》中所言，即可看出汪曾祺在酒精作用下倾诉出来的来自血液中的孤傲：“叶兆言的一篇文章里谈到，汪曾祺有一次跟高晓声说，当今短篇小说作者里，只有你我二人了。我觉得这话还真像爸说的，尤其在酒后。爸是个很狂的人，自视甚高。不知其他作家是不是也这样。他的文章里常引用一句古人的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他在外面还掖着点，在家里喝了酒有时大放厥词，说中国作家他佩服的只有鲁迅、沈从文、孙犁，意思是说，后面就是他自己了。”呵呵，这个温柔心性的老爷子，酒后吐真言了，让那些只从字里行间去分析汪曾祺的书呆子们大跌眼镜。文人相轻，乃文人本性，只有在酒后才与外人言：“2004年3月的一天，黄昏雨后，在永嘉一个码头边，酒后耳热，林斤澜说汪曾祺看不起王蒙，看不起王蒙的文章，也看不起王蒙的做官。……趁着这个话题，我忽然问：‘我看你也不会看汪曾祺的眼里。’林斤澜哈哈笑道：‘当然，他酒喝多了还会说自己胜过老师沈从文了。’”（程绍国《林斤

澜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由此可见，文人酒里酒外的话孰真孰假，不言自明。

何以解愁，唯有杜康；何以快乐，只须刘伶。汪曾祺不是那种“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的灵动创作者，亦非“斗酒诗百篇”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不是那种“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的“同情与怜悯”式的侠客，更不是那种“斗十千”后为“长风破浪”“济沧海”的理想主义者，他真的是那种“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的趣味文人，“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才是他饮酒的人生态度，也许这才是一个文人酒徒的最高境界。有人称他为酒仙，无可无不可，但这个仙不是指酒量，而是指那种喝酒的境界。叶兆言曾经和我谈起过汪曾祺的酒量不过尔尔，但是他每天要饮最相思的此物。

做一个有趣的饮者，也许是汪曾祺喝酒的一种境界，这往往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露出了蛛丝马迹，小说《故乡人·钓鱼的医生》写道：“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炭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说实话，这种饮者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少见，即便是在文学作品描写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从中，我们可以见出先生对饮酒独特性的激赏，以及他对文学作品趣味性描写的美学追求。

然而，孤傲的饮者也是有酒中豪气的。在小说《岁寒三友》中，靳彝甫请陶虎臣、王瘦吾在如意楼上喝过两次酒。一次是他斗蟋

蟀赢了四十块钱，一次是为救两位朋友度年关卖了被他视为性命的祖传的三块田黄，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第三天，靳彝甫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
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外面裹着红纸。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

.....

靳彝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

那两个同意。

“好，醉一次！”

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時候，是不会有入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正如金实秋先生所言：“那腊月三十如意楼上的酒香在汪老心头萦绕了四十多年，终于酿就了《岁寒三友》这篇小说，让读者分享了那‘醉一次’醇厚而悠长的馨香。”

孤傲饮者是否也有借酒消愁的时刻呢？就读西南联大时，汪曾祺就是一个出了名的酒徒了，醉卧昆明街头已经成为广为流传的轶事：“有一次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他（指沈从文）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一看，是我！他和几个同学把我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我才清醒过来。”（《自报家门》，见《汪曾祺全集》第四卷）也许有人会诟病这种行径：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担当起抗敌宣传的大任，岂能贪念杯中之

物？但是，作为对抗抗日战争的一种无奈和失望，对于国家前途的担忧却无能为力，迫使他们端起了酒杯，这也是杯中之意。所以金实秋先生同时也从《梅贻琦日记（1941—1946）》中寻找到了许多文人饮者的行迹，以此来证明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之一斑：

1941年7月18日中午，清华同学公宴，“饮大曲十余杯”，仅“微醉矣”；当月25日晚，赴饭约，“酒颇好，为主人（邓敬康、王孟甫）及朱（佩弦）、李（幼椿）、宋等强饮约二十杯”，仍只“微有醉意”。1945年10月2日所记，他还很能喝“混酒”：“饮酒三种，虽稍多尚未醉。”长期出入酒场，难免也有辞酒误事或失礼的。梅先生也不例外：1941年5月23日晚，清华校友十六七人聚会，“食时因腹中已饿，未得进食即为主人轮流劝酒，连饮二十杯，而酒质似非甚佳，渐觉晕醉矣”。以至耽误了筹款的公事，“颇为愧悔”。同年12月6日又记，赴得云台宴请，因先前“在省党部饮升酒五六大杯，席未竟颓然醉矣，惭愧之至”。大醉之后，梅先生也曾发誓戒酒；1945年10月14日，晚上在昆明东月楼食烧鸭，所饮“罗丝钉”酒甚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遂在日记中表示“以后应力戒，少饮”。而两天后（17日），他又故态萌发，在日记中惋叹：“（晚）约（杨）今甫来餐叙，惜到颇迟，未得多饮，酒则甚好。”（载2016年4月11日《藏书报》）

那闻一多先生亦善饮，早在30年代于国立青岛大学（后改为

山东大学)时即有酒名,时和杨振声、梁实秋等人被戏称为“酒中八仙”。浦江清先生亦是大饮者。今人钱定平曾于《浦江清日记》中发现,浦江清所记之“大宴小酌”竟有七十次之多。(钱定平《浦江清日记之境界》)而一位名叫燕卜苏的英籍教授亦是酒徒,极端不修边幅而十分好酒贪杯。有一次酒后上床睡觉时,竟然把眼镜放在皮鞋里了。第二天,一脚便踩碎了一片,只好带着坏了的“半壁江山”去上课。(见赵毅衡《燕卜苏:西南联大的传奇教授》,刊2004年11月10日《时代人物周报》)所有这些饮者的行状,皆为抗战时期的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汪曾祺当然也是这一饮者队伍中的一名更有故事的人了。所以金实秋把汪曾祺饮酒的文章与其他人的回忆收集在一起请诸君分享:

“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见《昆明的雨》,载《汪曾祺全集》第三卷)

这是诗人情怀的汪曾祺。

“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正发愁时,德熙来了……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还给曾祺要了酒。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华书局2007年版)

这是浪漫风情的汪曾祺。

“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到我快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读廉价书》，见《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这是颓废意绪的汪曾祺。

在昆明时，汪曾祺还在朱德熙家喝了一顿“马拉松”式的酒。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回忆说：“一年，汪曾祺夫妇到我们家过春节，什么菜也没有，只有一只用面粉换来的鸡。曾祺说：‘有鸡就行了，还要什么菜！’我临时现凑，炒了一盘黄豆，熬了一大碗白菜粉丝。我们很快就吃完了，德熙和曾祺还在聊天，喝酒、抽烟，弄得一屋子烟雾缭绕，他们这顿饭从中午吃到下午，真是马拉松。”（见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

这是落魄文人的汪曾祺。

何兆武与汪曾祺曾住在一个宿舍里，彼此很熟，他说：“我宿舍有位同学，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布鞋不提后跟，讲笑话，抽烟，一副疏狂作派，这人是汪曾祺。”（刘文嘉《何兆武：如一根思想的芦苇》，载2009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这是放浪不羁的汪曾祺。

一个一生以酒为伴的饮者，他的种种外在行状都是从酒中呈现，而他的种种内心世界的思想也是在酒后的谈吐中暴露。他应

该知道其中的弊是大于利的道理的，但是你若让他断了这份念想，真是致命的。

断酒如断魂。

邓友梅说：“从八十年代起，家人对他喝酒有了限制。他早上出门买菜就带个杯子，买完才到酒店打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再回家。”“三年前（编者注：即1994年左右）他小病进了医院。我去看他时，他说大夫讲他现在的病没什么，要紧的倒是要马上戒酒停烟，不然后果甚忧，他打算执行。隔了半年多在一个会上再见面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脸黑肤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傻了！吃饭时有人给他倒了杯啤酒。他说：‘就一杯，我不敢多喝。’他三口两口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马上眼珠活了，说话流利了，反应也灵敏起来。我回家后就给斤澜打电话，我说：‘老头不喝酒有点傻了，你最好跟他家里人说说，是否叫他少量喝一点，要不老头就要傻了。’”（邓友梅《再说汪曾祺》，载1997年第6期《文学自由谈》）

关于汪曾祺是否因喝酒而死，我以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能否知晓一个作家与酒的血脉关系，陆文夫先生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文学岂能无酒？”“饮者留其名也有一点不那么好听的名声，说起来某人是喝酒喝死了的，汪曾祺也逃不脱这一点，有人说他是某次躬逢盛宴，饮酒稍多引发痼疾而亡。有人说不对，某次盛宴他没有多喝。其实，多喝少喝都不是主要的，除非是汪曾祺能活百岁，要不然的话，他的死总是和酒有关系，岂止汪曾祺，酒仙之如李白，人家也要说他是喝酒喝死了的。”（陆文夫《做鬼亦陶然》，载《深巷里的琵琶声——陆文夫散文百篇》，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

这不仅道出了汪曾祺一生与酒的关系，更说出了作家的性格决定了他文章的审美取向的真谛。

我们虽然不能说汪曾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他可以称得上是 20 世纪酒趣和文趣皆有的作家。20 世纪 90 年代，我曾经为台湾一家出版社编过一本汪曾祺关于美食文化的散文集，其中就说道：“从中，我们品尝到了江南的文化氛围，品尝到了那清新的野趣，品尝到了诗画一般的人文景观，品尝到了人类对美食的执着追求中的欢愉。”“吃遍天下谁能敌，汪氏品味在前头。”这也许就是对汪曾祺酒趣与食趣的最高评价了。

丁 帆

（丁帆：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现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等）

自序

汪曾祺是高邮人。他是文坛的骄傲，也是高邮人的骄傲。作为他的同乡、晚辈，并曾与他有过交往的我，一直在分享着这份骄傲——这份他给我，给我们带来的骄傲。一提起他老先生，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他笑咪咪、乐呵呵的样子，一副可亲、可爱、可敬的里下河老头儿的形象。我经常想起他，并经常寻思着：我能为弘扬传承汪曾祺的仁风文脉做些什么、再做些什么呢？

汪老去世后，人们写了很多怀念、评论他的文章和书。十多年来，我也写过一点文章，编过二三本小册子。在看、写和编的过程中，我觉得写得最生动的是汪先生子女的《我们的老头儿汪曾祺》，最难忘的是其中汪明的《“泡”在酒里的老头儿》。当然，这只是我的偏爱，也不涉及那些对学术性、评论性著述的评介。在《我们的老头儿汪曾祺》的启发下，我有了编写本书的打算。于是，在这两年里，我查阅了大量书籍、报刊和网载资讯。同时采访了汪老子女、亲友，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至于在撰写

过程中，看到的一些文章，更增添了动力、坚定了信心。

作家、资深编辑张昌华曾几次写过台静农的文章，每篇文章几乎都会说到台静农喝酒的事。那些有趣的事，通过传神的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过一篇长文，题目就叫《诗酒台静农》，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位学者朋友对我说：‘倘写台先生，除写他的风骨之外，还要写他的穷，他的幽默，他的不拘小节，绝不能不写酒。’”（见张昌华《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修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应当说，这位学者还是别有见地的，所谓写台静农喝酒，其实，也是写台静农的人也；而“这个人”，因为有了酒，也显得更见率真，更有人情味，文章也就更富有感染力了。

丁帆先生在与日本学者藤井饮酒中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说：“人性是文学的灵魂，在人际的交往中，人性的融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而我们和藤井先生的人性交流是在小小的居酒屋里，是在畅所欲言的酒桌上，是在觥筹交错的身影中。”“也许，藤井先生在有的人眼中和心里是伟大的，但我却从他的饮酒行状中看出了他的可爱，这就够了，因为他不是那种鲁迅先生批评魏晋文人‘无端的空谈和饮酒’，他是用心去饮酒和治学的。”（丁帆《藤井先生》，载2016年8月24日《文学报》）

李辉曾云汪曾祺“酒至微醺状态，他会变得尤为可爱，散淡与幽默天然合成”。（《自然天成汪曾祺》，载2012年4月29日《南方都市报》）

刘心武则认为：“若有人研究中国文人与酒的关系，汪老绝对是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例子。”（见《刘心武说寻美感悟》，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年版)

作家崔普权在《也馋》一书中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在采访中，当汪老得知崔也有贪杯小癖时，便请他一道饮酒。汪老说：“那样你会看到我的骨子里，文章才会写得真些。”（见《也馋》，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 年版）

曾有人云，鲁迅之《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以酒论事”；王春瑜所著之《明朝酒文化》是“滴酒观世界”。若云《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酒事广记》乃“借酒写人”，愚以为亦未尝不可也。于是，搜罗诸家涉汪公酒事者录之，汪公相关酒事诗文引之，汪公之亲友访之，终成此一卷。凡所抄录，长论也罢，短语也罢，文字皆一一标明出处，但云细说，决不戏说；虽曰闲侃，杜绝乱侃；力求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可爱的、“立体的”“酒仙”形象，尽管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几个剪影、若干组图而已。

让我们随着汪先生的背影，追踪老头儿的酒痕，再次重温他给我们带来的温馨和美好，善待往昔之缘、当下之缘，珍惜生活之美、生命之美吧！

金实秋